

“痛苦者联盟”视角下的“黑人国家”*：《黑人文学》与中国 20 世纪三十年代非裔美国人身份想象

董小希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8)

摘要：杨昌溪的《黑人文学》是中国首部译介非裔美国文学的作品。杨昌溪提出，为了对抗白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全世界的黑人应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黑人国家。这种解读实际上是在帝国主义语境中失去政权和文化身份的深刻焦虑，却脱离了美国原语境。本文对比研究了《黑人文学》语境中和美国语境中对于黑人国家（“Negro Nation”）解读的差异，认为杨昌溪对于“黑人国家”存在两个方面的误读：即身份认知和国界认知的误读。

关键词：《黑人文学》，杨昌溪，“黑人国家”，“痛苦者联盟”，非裔美国人身份

“Negro Nation” under “pain alliance”: Heiren Wenxu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1930s China

Abstract: Yang Changxi's Heiren Wenxue is the first Chinese study o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Yang Changxi believes that Black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should unite and establish a “Negro Nation” to fight against white racism and imperialism. This interpretation of “Negro Nation” represents China's profound anxiety of losing its political sovereign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crisis of imperialist oppression. This anxiety is manifested by scholars like Yang and China's proletariat readers in their expectation for a Negro Nation. This expectation, however, detached itself from what “Negro Nation's” original meaning in the American contex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exposition of “Negro Nation” in the American context, and how Heiren Wenxue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vers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Yang has two major misinterpretations on “Negro Nation”: misinterpretation of Black American identity and National boundary.

Key Words: Heiren Wenxue, Yang Changxi, “Negro Nation”, “pain alliance”,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1. 引言

作为中国首部介绍系统非裔美国文学的作品，杨昌溪（1902-1976）的《黑人文学》（1933）自 2013 年才逐渐走入学界视野中（韩晗，2013，2014；董小希，2020）。《黑人文学》着重介绍了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前后的非裔美国作家、诗人及戏剧艺术家的贡献。但是在本书的第二个部分“黑人的小说”中，杨昌溪以不少的笔墨着重介绍了非裔法国作家热内·马朗（René Maran）的小说《霸都亚纳》（Batouala）（45-48）。与非裔美国作家作品相比，杨昌溪认为马朗的作品更能体现西方白人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反抗精神，是抵御殖民主义暴政的有力声音。杨昌溪呼吁，黑人应当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实现自立自强自主。这个黑人国家跨越了疆土的界限，超越了文化和民族的差异，联合起了非洲人、非裔美国人。在杨昌溪《黑人文学》所代表的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读者对于非裔美国身份和种族什么样的认知和误解？

2. 源头：原语境中的“黑人国家”

著名非裔美国学者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于 1935 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黑人国家的重要文章《国家中的黑人国家》（A Negro Nation within the Nation）。杜波伊斯提到，在后奴隶制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中，美国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使备受歧视的美国黑人陷入绝境。以美国南部黑人为代表的非裔美国公民劳动力逐渐被现代机器所取代，大量非裔美国人失业，联邦和州政府的救济却只倾斜于需要救助的白人：“当地政府只会人道地优先救济失业的白人和饥饿的白人小孩，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同类，而黑人则被视为次等人。白人工人常常能够得到多于救济金的帮助，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黑人得到的救助只是继续让他们一无所有，只要不饿死就好”（Du Bois, 1935: 266）。面对这样做是否能够真正带来黑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杜波伊斯有积极的展望：“通过自愿和增加的隔离，加上谨慎的自治和有计划的经济组织，他们（美国黑人）可以建立起一个强大而高效的经济部门；再没有人可以剥夺这一千两百万人在美国的公民资格和平等权利”（Du Bois, 1935: 269）。

杜波伊斯对于“黑人国家”的设想是基于实际情况的一个“不得已之策”。另一位同样对黑人问题有深远影响的想法来自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在1895年在亚特兰大博览会上发表的演讲。由于这篇演讲对于种族隔离下的黑人问题的处理方式充满争议，后来被杜波伊斯称为“亚特兰大妥协”（“The Atlanta Compromise”）。为了争取白人在经济上对黑人的支持，华盛顿采取的方式也是某种形式上的隔离，但是这种隔离的作用除了为黑人赢得一些经济和工作上的保障外，却默许了白人特权继续存在，从而加剧了种族歧视。这篇演说之所以被杜波伊斯称为“亚特兰大妥协”，是因为其中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做出的妥协。华盛顿这里所讲的“纯社会性领域”中“各自独立”，实际上指的就是在社会公共领域内的种族隔离，而社会领域隔离又直指公民权利的丧失，例如选举权的丧失。为了能争取种族隔离下黑人在经济领域和就业市场上的机会，华盛顿“出此下策”，却赢得了南方白人的好评，也使得他在扩建黑人学校 Tuskegee 时获得了更多白人的资助；但在黑人内部，华盛顿获评褒贬不一，颇有争议。杜波伊斯认为华盛顿的号召会导致非裔美国人失去公民权利，代表着“黑人古老的迁就和服从的姿态[...]华盛顿先生的提议实际上承认了黑人是劣等种族的这一污名”（Du Bois, 2018: 5）。

“黑人国家”的提议多少似乎都与种族的隔离性有关，但是杜波伊斯和华盛顿的共同点在于，这个“黑人国家”还是有地理和疆域的概念的，即都在美国土地上实现。杨昌溪在《黑人文学》中回应了关于“黑人国家”的设想，但却极大程度上脱离和误读了原语境中“黑人国家”的这些涵义。

3. 误读一：《黑人文学》中的身份认知

杨昌溪对于“黑人国家”的误读基于《黑人文学》出版时的政治社会背景，集中表现在对于“压迫”的理解。《黑人文学》出版于1933年的上海，时为中日矛盾激化、举国寻求救国良策之时。美国学者 Michael Gibbs Hill（2013）认为，从林纾和魏易所译斯托夫人作品 Uncle Tom's Cabin，即《黑奴吁天录》可看出，中国读者在20世纪初从心理和情感上出发，由于遭受殖民主义压迫，建立了一种与非裔美国人（黑奴）的“痛苦者联盟”（Hill, 2013: 73）。这种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是建立在对中美两国在历史和政治语境方面诸多差异的忽略之上，导致了杨昌溪对“黑人国家”和“黑人”这个概念一系列的误读。讨论“黑人王国”这个解决途径时，杨昌溪聚焦到了前文提到的非裔法国作家热内·马朗的小说《霸都亚纳》（Batouala）（杨昌溪，1933: 45-48）。

热内·马朗（1887-1960）是第一位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其获奖作品《霸都亚纳》描述了非洲部落生活，并聚焦于

白人七年殖民统治中部落组长霸都亚纳带领族人反抗白人暴行的故事。在杨昌溪的视野中，“全尼格罗民族”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黑人”的地域性和文化差异在面对压迫的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也就是说，是白人帝国主义所代表的压迫使被压迫者甚至可以超越肤色建立联盟（比如中国人和非裔美国人），更不用提在美国的黑人和在法属非洲的黑人了。换言之，杨昌溪认为种族主义压迫，无论是非裔美国人还是法属非洲的黑人所受压迫，都是白人帝国主义压迫的后果。因此，杨昌溪倡导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他们（黑人）非得独立起来不可了”，必须要建立“一个黑人的国家”拯救全世界受苦的黑人（杨昌溪，1933: 48）。

杨昌溪对“黑人国家”的第一个误读在于对于非裔美国人身份变迁、以及身份变迁面临的不同压迫的误解。1933年《黑人文学》出版之时，美国废奴运动已经结束，进入到以“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为标志的种族隔离政策中。杨昌溪似乎对于奴隶制带来的压迫和种族主义带来的压迫并未多做细分；他清楚奴隶制已经结束，但是却认为奴隶制的压迫和种族主义的压迫区别不大：“美国的尼格罗（Negro）人是世界上最被压迫的民族……”（杨昌溪，1933: 1）；“虽然林肯在形式上给了黑奴们以伟大的自由，虽然在美国白人统治底教育下，有许多黑人已成了顺民，但大多数的黑人仍要为工钱而做奴隶，而受痛苦”（杨昌溪，1933: 2）。在奴隶制语境中，黑人奴隶与白人奴隶主，对应的关系是物与人、所属品和拥有者，因此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种族主义法律保护的“合法”关系，奴隶根本没有所谓“权利”可言。但是种族隔离政策中的黑人身份却发生了变化。与奴隶制时期相比，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上的不对等、不公平，黑人所遭受的压迫是一个阶级和种姓对另一个阶级和种姓之间的压迫。杨昌溪在《黑人文学》中对黑人身份的认知误读就是基于对压迫认知的误读。由于对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身份和种族关系理解有误，杨昌溪认为种族隔离时期非裔美国人所受的压迫与奴隶制时期的压迫类似，或者说，他认为在种族隔离时期，非裔美国人的自由人身份和在奴隶制时期是一样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过这种误解可以更好地实现杨昌溪写《黑人文学》的目的，可以从心理和情感层面激发中国读者对于非裔美国人的同情，形成“痛苦者联盟”的心理和政治阵营，亦即杨的第二个误解。

4. 误读二：《黑人文学》中的国界认知

杨昌溪对于“黑人国家”的第二个误读是以一种“痛苦者联盟”（Hill, 2013: 73）的角度看待非裔美国文学和非裔美国历史的，而这个联盟关系是由杨昌溪构建出来服务其写作目的的。这个角度来

源于对黑人身份的误读，而这种误读和误读所启发的阅读视角，呼应了杨昌溪清晰的写作目的：以他国/他族之功课，供中国借鉴。

在这个“痛苦者联盟”的逻辑里，杨昌溪认为非裔美国人所受的压迫与中国人一样，都是白人为主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他重点介绍马朗的《霸都亚纳》目的也在此。杨昌溪期待有跨种族、跨国界的联盟起来对抗白人中心的帝国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为了对抗这个霸权体系，他也渴望看到一个象征着对抗和独立精神的“黑人国家”。但他所理解的“黑人国家”在地理界线上是“双标”的：杨昌溪呼吁黑人无国界建立国家，即通过介绍《巴图亚纳》和马朗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号召全世界范围内的黑人联合起来，实现同肤色但不同族、不限地域和国籍的联合。这个黑人国家超越地理疆界的概念，甚至跨越地球，通过组织离散黑人后裔的方式，实现只有肤色相近或统一，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的统一和自主。杨昌溪构建的“痛苦者联盟”，实际上如同 Julia H. Lee 所说，是“20 世纪存在的一种想象中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个族群都在忍受经济上的剥削、身体上的暴力和政治上的驱逐”（Lee, 2011: 4）。

“黑人国家”的核心并不是地理或是国界的划分，而是文化身份的多层理解。对于大多数非裔美国作家，特别是以“哈莱姆文艺复兴”为代表的作家与诗人，“黑人国家”更多指向一种“可以与美国身份和文化共存的一种黑人民族的身份认同”（Dawahare, 2002: XV），并且是从两个方面来界定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即祖先或血统（ancestry）和定居地（residence）。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即是对于此种文化身份认同的一个经典解读：“一个黑人总是感受到他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念头，两类无法调和的抗争；一个黑色的身体当中存在彼此争斗的两个理想，而这个身体用它固执的力量努力使自己不被扯成两半”（Du Bois, 2018: 4）。也就是说，一个非裔美国人既是非洲人（的后代），也是美国人，而不只是强调这个人所在的地理位置，在哪个国家居住。但与此同时，这两种文化构成也使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变得更加丰富，进而无法被简化归入到可以忽略文化差异的泛“黑人”概念中；一个全世界黑人联合的“黑人国家”及黑人—中国人的联盟同样也无法实现。

基于国情和历史的的不同，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的语境中，杨昌溪无法精准捕捉这种复杂的文化身份构成，进而也使得《黑人文学》中所提出的“黑人国家”成为了一个理想化的构想。

5. 结语

杨昌溪的《黑人文学》中对于“黑人国家”的设想和误读、以

及“痛苦者联盟”的视角其实源于一种文化焦虑。这种文化焦虑传承自从中国进入到半殖民地历史之后，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的焦虑。对于非裔美国人的关注和兴趣，以及心理和感情上的天然连接，自杨昌溪后持续存在于中国对于美国文学的译介当中。这种关系使得非裔美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得以优先被译介（董小希, 2020: 148），成为中国读者了解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但是也持续影响和塑造着中国读者对于非裔美国身份的理解/误解。厘清这里的误读，会对未来非裔美国文学的研究有长远和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Dawahare, Anthony. Nationalism, Marx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the Wars: A New Pandora's Box[M].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2.
 - [2]Du Bois, W. E. 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s[M]. Global Grey eBooks, 2018.
 - [3]Du Bois, W. E. B. "A Negro Nation within the Nation" [J]. Current History (1916-1940) 42.3 (1935): 265-270.
 - [4]Hill, Michael Gibbs. 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5]Lee, Julia H.. Interracial Encounters: Reciprocal Representations in African American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s, 1896-1937[M].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 [6]Lewis, David Levering, ed. The Portable Harlem Renaissance Reader[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 [7]Washington, Booker T. Up from Slavery[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0.
 - [8]董小希. 国家, 种族, 阶级: 《黑人文学》与“哈莱姆文艺复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J]. 中国比较文学, 2020, (3).
 - [9]韩晗, 杨筱莹. 黑人文学研究先驱杨昌溪文存[M].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 2014.
 - [10]韩晗. 重读《刀“式”辩》及其它—以杨昌溪早期文学活动为中心的史料考察[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 (4).
 - [11]杨昌溪. 黑人文学[M]. 上海: 良友图书出版公司, 1933.
- 作者简介: 董小希, 博士, 副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 非裔美国文学, 主要从事非裔美国文学、美国文学研究。
- *基金项目: 本文为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科研项目“哈莱姆文艺复兴与非裔美国文学在中国的早期译介: 以《黑人文学》为例”(编号 19XWC10) 的阶段成果。